

107 學年度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

指定題（乙組：表演組）

劇目：

女性考生：

《米蒂亞》角色：米蒂亞獨白

米蒂亞：柯林斯的婦女們，我出來見妳們了，免得惹妳們生氣；我知道傲慢的人到處都是——有人是獨處時，有人是群聚時，容易犯這毛病。再說，像我這種閉門索居的人也容易惹人非議。人與人初次見面，還不夠瞭解對方的性情，也還來不及被對方傷害，便對人心存嫌厭，這樣的論斷絕對不公；遇見這種情況，外地人尤其要委曲求全。我不容許任何人，即使是我的同胞，由於傲慢、不懂禮貌而干犯別人。不幸的是，這樣的遭遇已經出乎意料地落在我身上。實在讓我心碎，我整個人都崩潰了，一生的快樂也都消散了。朋友們，我只想死！嫁個賢良的男人曾經是我一生唯一的要求，誰知我的丈夫卻變成徹頭徹尾的壞人。所有具備判斷能力的生物中，算我們女人最不幸。首先，擁有巨額的財富之後，我們必須招贅一個丈夫，為我們的家業找個主人；因為若不物色一個，情況會更糟。找來的男人是好是壞，具有嚴重的關鍵性，因為我們女人不能輕輕鬆鬆就把婚姻甩脫掉，也不能過分挑剔它。此外，婚後面對新的行為方式和習俗，除非我們出嫁之前已學知如何妥善應對同床的人，否則，實在必須具備先知般的能力。倘若我們能將這件事處理得當，丈夫也能與我們和諧同居，輕省地擔負他的責任，生活就很令人羨慕了！若非這樣，勸妳還是死掉的好。男人啊，當他厭倦與家人相處時，就出門去，去找朋友或同年的夥伴排遣煩悶，可憐，我們女人卻被迫只能死守同一個人。男人說呀，戰事發生時，我們待在家裡可真閒適，他們卻得上沙場拼命，這種論調多麼離譜！我倒寧可上前線打三場仗，也不願懷胎一次。事情在我看來就是這樣，妳們或許不以為然，畢竟你們有國、有家，這裏就是妳們的家鄉，妳們可以享受生活，享受親朋歡聚一堂的和樂。我呢？卻是個棄婦，是個流亡者，

丈夫不把我當回事看，我頂多不過是他從異城帶回的擄物罷了。在這漫天的憂苦中，我沒有母親、兄弟或任何親戚可仰仗以避難。我所求於妳們的，只有一件事：如果我找到方法或想出任何計策，因著施加在我身上的凌辱，報復我的丈夫、他的新親家和那嫁給他的女孩，請妳們保持緘默。某些情況下，女人若沒有自衛能力，看見涼棘棘的劍刃，或許會發抖，但是，一旦在愛情的事上遭到傷害，再沒有別的靈魂能比她們容得下更多血腥的念頭。

男性考生：《櫻桃園》角色：羅巴金 兩段長段對話

第一幕

羅巴金：（傾聽）不是……他們要去提行李，還有其他什麼的，沒那麼快。（停頓）麗烏波夫·安德烈葉夫娜在國外住了五年，不知道她現在變得怎麼樣了……她人很好，脾氣溫和，人也單純。我記得我在年輕的時候，大概十五歲左右吧，我的父親——他那時在村裡開了一家店舖——有一次在我臉上揍了一拳，我開始流鼻血……我們一起來這裡的庭院，為什麼會來這裡，我不知道，他已經喝得大醉。麗烏波夫·安德烈葉夫娜——我感覺好像才昨天而已——那時還很年輕，也很苗條，她帶我來到現在這個嬰兒房房間的洗臉檯，「不要哭，小農夫，」她說：「你結婚前就會好起來的……。」（停頓）小農夫……我的父親是農夫，這是事實，可是你看我現在，白色背心，黃褐色皮鞋，好像糕餅店裡的一條豬……我現在有錢了，我賺了不少錢，可是仔細想，仔細去分析，我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農夫，（翻一下手上的書）我一直在讀這本書，可是完全讀不懂，竟讀到睡著了。（停頓）

第三幕

羅巴金：我買下來了！請等一下，各位女士先生，我的頭在旋轉，我無法說話……（笑）我們抵達拍賣會場的時候戴瑞加諾夫已經在那裡了，李歐尼德身上只有一萬五千盧布，戴瑞加諾夫馬上出價三萬，超過了抵押的價錢，我心裡在想這塊土地，所以馬上加入爭戰，我出價四萬，他出四萬五千，我出五萬，他每次加價五

千，我就加價一萬，最後結束時，我把價錢出到九萬盧布，結果敲定是我贏了，櫻桃園現在是我的了！我的了！（大聲笑）天呀！老天呀！櫻桃園是我的了，說我醉了，瘋了，我是想它想瘋了……。（跺腳）不要笑我！要是我的父親和祖父從墳墓爬出來，看到他們的葉莫拉，以前常被他們打，半文盲，冬天裡赤著腳跑來跑去，就是那同一個葉莫拉，已經買下了全世界最美的莊園，他們心裡不知會作何感想！我已經把我父親和祖父在那裏做過奴隸的莊園買了下來，他們以前在那裏連廚房都不准進去呢。我睡著了，這是我的夢想，真難想像……這是你想像的果實，隱藏在不確定的黑暗中……（把地上的鑰匙撿起來，溫和地笑著）她把鑰匙扔到地上，表示她不再是這裡的女主人了……（把鑰匙弄出聲響）好吧，沒關係，（樂團正在調音）嘿，樂師們，演奏吧，我想聽你們演奏！來吧，各位，你們會看到葉莫拉·羅巴金怎樣拿起斧頭砍掉這個櫻桃園，看到這些櫻桃樹怎麼落地！我們要在這裡蓋夏日別墅，我們的子孫會在這裡看到另一種新的生活……

音樂！開始吧！